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许福芦 著

许光达大将

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传记丛书

XUGUANGDADAJIANG

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传记丛书

许光达大将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许光达大将/许福芦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5.5

(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传记丛书)

ISBN 7-5033-1829-5

I. 许... II. 许... III. 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6153 号

书 名:许光达大将

作 者:许福芦

责任编辑:余天宝

装帧设计:闫可钦

责任校对:吕红英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博诚印刷厂

开 本:A5

字 数:310 千字

印 张:12.375

插 页:5

印 数:1-5000

版 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829-5/I·1426

定 价:23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1941 年,许光达在延安。



1939年10月,许光达任抗大三分校校长时,同夫人、孩子在一起。



1946年,军事调处本溪执行小组在调查情况,图为许光达(左)等在调查现场。



1948年5月，许光达在洛（川）白（水）战役祝捷大会上讲话。



1953年10月1日，右起：许光达、陈赓、刘亚楼、萧克在天安门城楼上。



1953年12月,装甲兵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。朱德(前右二)、许光达(前右三)、甘泗淇(前右一)等同功臣模范合影。



1957年，许光达（前中）陪同在华访问的波兰军事代表团参观旅顺，和舰艇官兵合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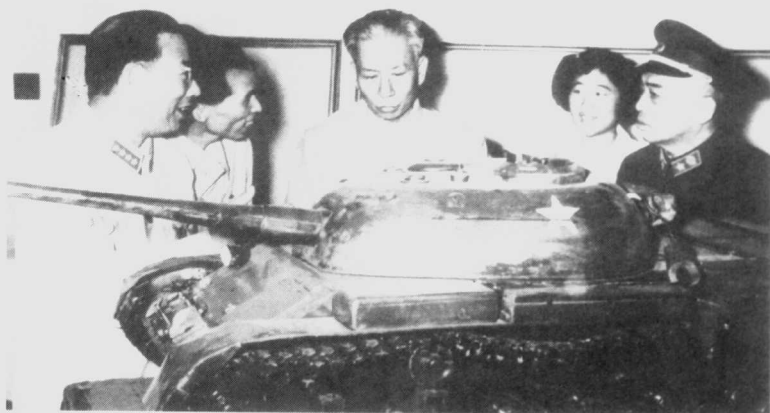
1957年11月，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时，许光达（左二）用俄语同苏军将领交谈。

坦克設計部：

在总路綫的鼓舞下，
工教兩班入學生，
以冲天的干劲，
在20
歷完成下列設計
党中央軍事委员会
已完成的59-16型
輕坦克設計。
二、我族正在進行設計
研究的坦克設計方
案。

59-16輕型坦克

能適應我國南方水田地區，
山地、丘陵、平原、沙漠、
沼泽、草地、森林、
以及一切地形，
并能適應我國南方水田地區，
山地、丘陵、平原、沙漠、
沼泽、草地、森林、
以及一切地形。



1959年9月，許光達（左一）陪同劉少奇（中）、彭德懷（右一）觀看59式坦克的模型，并介紹情況。



1964年8月，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（右）陪同葉劍英觀看裝甲兵軍事比武表演。

目 录

引 子 风 骨

- 共和国最初岁月的流行情绪 [1]
窗外明月在云中游移 [4]
“金豆”的重量:毛泽东说五百年前与五百年后 [8]
把灵魂永远留在他们中间 [11]

第一章 湘鄂西永恒之痛

- 非常时期,世界陷没了 [17]
洪湖瞿家湾,一个红军团长三开膛 [22]
“上海大老板”历险 [29]
离家的感觉没法说 [35]
松树炮助英雄胆,游击队唱神仙歌 [39]
“水龙”、“火龙”和一片云 [44]
洪湖血浪壮士心 [50]

第二章 回首大黄埔

- 革命夜晚比白天更精彩 [59]
李将军看见了北伐胜利的旗帜 [64]
那时,他们不想做伟人其实很难 [68]
蒋介石不因“口号”而立地成佛 [72]

第三章 经历上海

寂寞黄昏,忆乡村游戏和第一场雪 [79]

从泥土中冉冉升起 [85]

手术台上的惊险奇观 [91]

岳麓山上枫如剑,黄浦江畔识故人 [95]

信、祖国和不露声色的温情 [101]

第四章 血泊中的义旗

南昌城头并无起义部队踪影 [107]

夜色苍茫:穿越叛逃者的追赶 [111]

在低潮中举手宣誓 [117]

会昌城头杀出“娃儿排长” [120]

朱德以一个指头对五个指头,三河坝虚位以待 [127]

阳光、血、尸山、河流及岸上的腥风 [132]

他乡有个竹寮——养伤茂之前村 [136]

上海四马路的踟躅与皖西学兵团的追捕 [145]

第五章 风雨泛舟到江岸

红色盖头:俩人世界的序幕 [151]

一个农民的100块现大洋 [157]

清河县警察局长畏罪潜逃 [159]

亲家对亲家,一壶浊酒两行泪 [166]

寓公、矿工与北平小姐误读 [171]

青弋江畔无头枪案 [180]

第六章 人在莫斯科

把激情交给红场 [185]

夜宿戈壁,红色苏联代表的别样滋味 [189]

告别喀什“游戏”与黑海风光 [194]

莫斯科郊外最后一段时光 [199]

第七章 宝塔山高,延河水长

延河岸边的已知和未知 [204]

远方有块“好人的天下” [211]

运动总得有人受过,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[214]

林彪感到身边有另一个头脑存在 [219]

路在天涯:姑嫂二人手挽手 [224]

十年悲欢心自知 [229]

这决不是毛主席叫他们干的 [235]

第八章 与黄河共存

军人光流水不流血,心里不踏实 [240]

东渡黄河:吃保德小米饭顶二分区天 [243]

人在天地之间,是第一不可战胜的 [248]

政治见解与父母之邦 [253]

保德最像样的秋天 [259]

河东来了双蓝眼睛 [263]

风险抉择:深入敌占区 [270]

智攻八角堡,义收榆树坪 [275]

第九章 北出西渡

喜宴饮狂风,雄师出雁门 [281]

重伤员干部抬,轻伤员骑干部的马 [286]

和平干杯无效,陕北搏杀从高家堡开始 [292]

敌人要我们脑壳,三纵无生还之理 [297]

这个同志,靠得住 [302]

侧水侧敌, 中国革命“过山坳” [305]

第十章 鏖战大西北

兵临清涧, 枪炮未响先攻心 [314]

倒吊柳进攻受阻, 闵洪友计退“一号” [322]

生擒廖昂, 同窗相会说玄机 [329]

战前将帅谈兵论道, 彭总心中云舒云卷 [332]

攻破宜川不许进, 打扫战场绘风景 [337]

大西北最后一仗总攻推迟 [343]

第十一章 新中国铁甲元勋

大事业从小饭店蹒跚起步 [352]

坦克手交给“老大哥”, 还是交给“鬼子” [356]

三十六个数据与一行“王八”的幽默 [360]

白发学子的紧急制动 [365]

光荣与梦想: 战车是我, 我是战车 [369]

尾声 一缕忠魂随风飘去 [374]

许光达大将军军事活动大事记 [385]

主要参考书目 [391]

引子 风 骨

共和国最初岁月的流行情绪

1955年的春天比任何一个春天都更像春天。3月才开了个头，中南海怀仁堂旁边的小花园里，灿烂的迎春花尚未谢尽，夹竹桃的枝头便已闹出一团团缤纷。正好，这给全国人民的意气风发作了注解。

太阳刚刚冒顶，彭德怀和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等几位同志，准时来到怀仁堂门前这块芬芳馥郁的空地上。他们是按约来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全军军衔评定工作方案实施细则的。

半年前，彭德怀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。在朝鲜战争差不多就要水落石出的时候，他成了毛泽东在和平时期的治军方面的重要助手，这不能不给他的精神面貌带来深刻的影响：蓬勃、稳健、自信而勇往直前。

早在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，彭德怀还远在朝鲜半岛上指挥志愿军迎击美军“秋季攻势”的间隙，就给毛泽东发回一份电报，提出了后来对新中国国防建设产生过巨大意义的七项建议，其中有一条就是：在全军实行军衔制。

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好的工作。在解放军28年的战斗历程中，哪位将领没有自己的一段曲折经历？所有人员都来自不同的革

命根据地 and 方面军,以及一些地区性的部队。要实现“既增强团结,又提高积极性”这样一个工作目标,决非一蹴而就。

按照要求,元帅和大将的授衔名单,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的,最后经过政治局审议确定。而一千多名将军,特别是其中几十名上将的授衔名单,则须由彭德怀主持拟定,上报中央政治局。现在,彭德怀的方案已经拿出来了,并且带着名单分别拜访了每一位“老总”,万事齐备,只要毛泽东点个头,下一步就是落实一切具体事宜,诸如服装啦、衔牌啦,以及授衔典礼的安排啦等等。

毛泽东已经不止一次地校点名单,每次都看得非常仔细,今天亦不例外。看完之后,点点头,说:“不错,你考虑得很仔细,也很周到,是个好名单。”

接着,徐立清让总干部部的一位干事念授衔人员的部分简历。这是一份冗长的文件。虽说没有严格地划分大单位,但原则上还是按照红一、红二、红四三个方面军的顺序往下排列的。

毛泽东听得极为耐心,不时插进一句话,表示他的强调和重点关注。

“老彭,拟授将军以上的同志里面,有多少个是黄埔生?”毛泽东突然问道。

彭德怀一愣,这个数字他事先并没有刻意地去计算。但是,按照他的一贯作风,又绝对不愿意报个概数,于是当场扳指头。约摸算了10分钟,彭德怀告诉毛泽东:“据我所知,是81个。”

“嗨!”毛泽东嘲讽地惊讶着,朝大家看看说:“蒋校长晓得了要生气啰!”

彭德怀憨厚地笑笑:“我们有许多同志,从一开始就是受党的选派,进到黄埔学习的。而后,又是周恩来同志的军事训练班,又是苏联‘老大哥’的军事学堂,加上战场上的实际锻炼,有理论有实践,牌子硬得很!像许光达同志,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”

“大将里面,许光达是二方面军唯一的。”毛泽东说。

“二方面军的将才、帅才本来也很多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彭德怀叹息了一声：“都是那个‘左’倾路线，屈死了多少好同志哟，像段德昌……”

“听说此人很会打仗？”

“不但会打仗，还很会做群众工作。他也是一个黄埔生……”彭德怀陷入痛苦的回忆。段德昌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，两人当年的情谊如同手足。对于他的死，彭德怀一直觉得心痛。在与许光达私下交谈中，彭德怀多次袒露过这一隐衷。因为许光达曾在湘鄂西战斗过，并和段德昌同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毛泽东说：“许光达的脑壳也差了一点啊！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脑门比画：“贺老总讲，他是捡了一条命。”

“是啊，不是国民党给他那一枪，去不得苏联，今天还有么子许光达哟！”

话到这里，两人都觉得很动感情，就一块儿沉默了。

这是共和国最初岁月弥漫在人们心头的一种流行的情绪。一个时代的新生，无法不背负一个沉重的记忆作为代价。它当然绝不仅仅是肃穆的陵园和热闹的纪念碑之类。一切的悲伤当被抽象成某种仪式，都意味着或多或少的矫饰。真正的刻骨铭心，是个人的无言。因为，只有无言才能表达生命间那种真实而深刻的联系。就像此刻，毛泽东与彭德怀面对一个活着的、即将成为共和国10位大将之一的许光达。

许光达是一个个别的幸存者，但又是一个军事集团、一种政治权威的符号。历史注定了他们负重前行的整体命运。那么，“重”便成为一代英雄豪杰之间沟通的媒介。

毛泽东起身，点燃一支烟，一语不发地摆摆手。彭德怀吩咐总干部部的几个干事：“不念了，改日再议。”然后，和徐立清一起走到毛泽东身后，道了声“再见。”

窗外明月在云中游移

秋天就这样在无数的祈盼中，静悄悄地来到古都北京。

八一建军节这天，许光达照例起得特别早，在10分钟内着装和洗漱完毕。快捷的起居，是他在多年戎马生涯中养成的习惯。尤其是着装，晚上就寝之前，对衣帽的放置，必须有周密的讲究，一件压着一件，先后次序纹丝不乱。这还是黄埔军校新生的早课内容呢，许光达一直沿袭下来，即便已经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，也决不存有半点马虎。

到装甲兵营院沸腾的大操场转了几圈回来，许光达便开始读书。

自从五年之前受命组建解放军装甲兵以来，许光达默默钻研相关军事理论的劲头更足了。要让一个全新的兵种在自己手上从无到有，单凭热情是不够的。这两三年里，他亲临抗美援朝前线作实地调查，组织志愿军后续坦克部队入朝作战，组建第一所战车学校，甚至不顾年近半百，猫着腰钻进坦克肚子里学习驾驶技术。同所有的开国元戎一样，他心中拥有太多的情结，无法不驱动自己负重前行。

时钟打了8点，妻子邹靖华轻轻地走过来提醒道：“别忘了今晚还有外事活动，去修修面，整理整理吧。”

一个礼拜前，国防部就通知许光达，8月1日晚上，国防部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，招待各国驻华武官，解放军一批高级将领出席宴会，当东道主陪同客人。

“这怎么能忘。”许光达说。

长安街华灯初上时分，许光达已经按照条令规定换好了礼服，依外事活动惯例比宴会时间稍稍提前一刻钟，来到宴会大厅的侧旁休息室等候。